

後村先生大全集

928
コ
24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六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
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斂如沐猴之戲於棘
端晉人評山濤用少少許勝人多多許殆為發也前
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清
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也君之作庶乎輕
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怠一旦嬰兒
成頓門開足以不死矣此養內丹者之事癘於山澤

之仙也若夫大丹則異於是傳方訣必有師安爐竈
必有地致久永必有肯又必脩三千功行以俟之及
其成也笙鶴幢節本不期而至王喬駢乘韓衆執轡
翱翔大清而朝於帝所此天仙也異乎前之癯於山
澤者矣余以其說推之於詩凡夫家數擅名今古大
丹之成者也小家數各鳴所長內丹之成者也君之
學不至於大家數不肯因序與勉之君名與義

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之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經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

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
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張籍王建輩稍
束起書帙刻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
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為詩失
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歎懷安韓君斗袖其乃翁
詩一編越邑示余凡春容者寂寥者皆合節奏如地
震日蝕詰鼠厭蟲諸篇其辭出入貫穿百家雖襲旧
體各有新意博而不腐質而不野以今人詩較之益
盡中壘洗也翁至死不下山亦未嘗出其藁余得之
驚喜坐客有曰趙章泉詩喻萬首韓仲止筆仲至幾

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纔五十章無乃太簡乎余曰諸癖千斤皆浮惟沉雖葉薄銖輕者亦沉以其重也烏乎翁詩不翅足矣奚以多為聞翁窮經攷古所著非一書余將求而觀焉斗亦苦學筆力與翁上下必能顯揚翁者翁名永字昭文

林同孝詩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所旌其間為未足也行其書馬嗣其學馬同文撫載籍以來孝於父母者事為一書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三百首起遼古迄叔季廉恥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

賢至夷狄異類並錄見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辭約而義博賢於煙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竇章也視調脯楊襲之節以康其體躬場圃井田之勞以裕其力人知竇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以自樂也合同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如此參之養哲石奮諸子恬淡稍不逮至孫而孝謹遂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之不遂有古人所難能者惜其兄弟具未脫白修於家浮沉於閭里而已余常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蓋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良齋

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它日必與謝公之文並行

迂齋標註古文

彙衆家文為一編蕭統以前無是也統合先秦二漢三國六朝之作為三十卷姚鉉專錄唐文爾乃至百卷：帙益多文字益濶選粹之優劣即統鉉之優劣也 本朝文治雖盛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藝文朱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氏意水心葉氏又謂洛學興而文字壞二論相反後學殆不知所適從矣迂齋標註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

体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麗者有切實者有峻厲者有微婉者也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意脉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伊洛矯諸儒相友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賜叔以古文倡莆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第為帝者師天下宰而迂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臣監鄭公次時亦當時升堂室者也既刊標注十首卷貽書余

後村先生全集
曰子蒲人也非迂齋昔而下榻設醴者乎其為我序
此書余曰謹受教

德興義田

一鄉一里之事合一鄉一里之力以任之古也使一
戶任之非古也今夫一閭之市三家之聚必有詭扶
逃亡之賦縣大夫不能考覈無所追呼必於戶長乎
責役戶有蕩產災身之患而餘家無動容變色之撓
豈守望相助之義乎中下戶畏是役以無產為幸或
飛寄使之盡然後已惟慮而弱智與力不能飛寄者
抑首受役江鄉諸邑皆然德興明卓君始按民產高

下各使出穀名曰義正募人充戶長三十七部之人
賢者相勸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違其美
秀而文者爭奮筆以紀錄焉初 淳熙間蜀人李文
昭為宰實教民為義役邑人德之廟食至今卓君又
佐代役之意創立是庄異時家、飛寄是役也中下
戶各自實其產一利也革一差之弊募樂充之人二
利也合眾力為之惠而不費三利也自李至卓甲子
踰一周矣治辦之材多循良之迹少蓋先後得二賢
令而後害始去書之以待傳循吏者君名得慶甫田
人

送卓漁之羅浮

國家憂顧在西北功名機會在西北天下士不游廣陵謁陳登適荆依劉表則入蜀客嚴武是二三公有事權勢力呼吸間能使人不貧不賤杖策而往贏糧而從宜也若嶺嶠偏遠無進取蹊徑世以為霧潦炎熱之地士或南轅親友諫止不可止則握手鄭重以尊生為足不相知者至有息陰止渴之疑余弟處和作牧于惠謀同載之士余曰受弟者莫若兄余既老病不能偕卓君怡甫余友也學醇行潔忠信直諒客若人於郡齋日接談論主人者可以寡過矣弟以兄

言為然具書幣以請怡甫往反辭甚力余曰惠在廣左未為深入蘇唐二公遺蹟在焉羅浮山豐湖之勝甲東南余曩使與更再寒暑幸免黃茆之疹亦無恙於之謗是在人而已元城公有止酒之戒田承君有在京師病傷寒之喻苟伐天和雖在中州而病不必南州能病人也前人有夷齊不易心之論苟萌得心雖飲廉泉而濁不必貪泉能污人也怡甫昔與故閩清鄭明府周旋尤久今明府之子將參余弟軍事竊意明甫之念其子無以異於余之念弟也怡甫既善其父兄於其子若弟安能忍然乎怡甫乃束書問余

余家人與里人皆賀余弟能致此士宅日賓主來歸
余固衰憊尚能携斗酒瓶肩出里門一相勞苦

山名別集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
塘詩評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
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
集止百篇後年餘見南塘持論速山林枯槁者之言
必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
方筆札遂入翰林侍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
鼓雷風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沾華采所被

士爭傳寫家藏而人誦之子冰景其業以示余自昔
文人鮮不以壯老為銳情江文通晚有景純索筆景
陽取錦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
盡之兆尔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
近製高于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
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
者有十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
貿然居之多者貨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束書
閣上棄藥牆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融
尤刻厲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書不虞褚吟不韋

柳文不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旃屨之文精粹典冊
之文華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詁達生則蒙
言談空則無盡藏妙巧于質素寫高遠于切近宜乎
備衆體而為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
昔與竹溪相斯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願力不退
轉筆力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蛭之和韶鈞跋鼉之
追驥騶矣初鄭丞相以御製徵竹溪文終不肯獻
一字玉音嘉獎及與史宅之同掾公府史方以括田
媒大物用情趨附竹溪獨面折不少恕遂拂衣去余
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林某以忤宅之謫守鳴

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稍寬惟余縛律如故
又二十年余益衰老從時頽形伸白遺藁孰復喟然
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至
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也伸白之志常欲歸
齊梁而返建安黃初晚唐而追開元大歷於古體
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旁其要眇雪夜
感興等作咄咄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體而使伸白
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眇者又多以
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廼雜取百篇為別集以
志余過凡伸白集外之棄余皆它人卷中之警策也

初選余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頤字志仁以甲科郎教胄子出倅福泉云

慶元縣鄉飲酒

宝祐癸丑日南至慶元縣尹羅君澄源行鄉飲酒于縣齋鄉大夫士庶會者三百餘人九十者二人八十者六人七十六者二十人餘序長幼有差主賓僕介酬獻如儀工歌笙磬作止叶雅觀者興起咸曰勗邑一甲子矣是禮也惟舊尹趙尚書汝述一本行今將五十年始再見則曰尹以賓友遇我有一善得不往苦之子民則曰尹以禮遜迪我有一不善得無梗

其化乎蓋武城單父遠矣善乎密令之言曰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君亦欲先教其民而後施政刑焉賢矣哉或曰今之吏其不合於古者多矣古之禮其僅存於今者少矣上之賦役下之冠婚喪祭不能皆古獨鄉飲往往行於郡國母乃近於迂者余曰古人於禮之不幸而已失者猶能求之於野今人於禮之幸而僅存者乃不能求之於書充君之志冠婚喪祭皆可以稍復古豈惟鄉飲哉君溫陵人頃余與其先大君子諱知古同受學西山同宰邑建溪老矣聞君能似其父喜而筆之

送葉大明日者

余晚擯於時員謗甚醜狗名矜術者見其衰頹踈踈之時嚮背者知其不復用或訕侮而蹈籍焉晨起門有剝啄出迎則建安葉君大明也袖一卷書為余設命曰君知所以退閑乎字為之也將以十月出矣字出而木星入且為君福敢賀余愀然曰曩余去國其罪嘗著於時賢清議之所云云謂余獲戾於時賢則有之未嘗獲戾於字也古之君子遭謗則自修聞過則內訟余且不敢以時賢之用舍為忻戚安敢以字木之出入受吊賀乎况人之嗜好各有不同衆慕進

為余慕退閑休不耐勞性復喜佚得於天者然也憶在列時身兼數職朔祭則以亞卿初獻跪拜無數起夜分行事盡五鼓受昨退明禋則偃倮却步導

上行黃道雖甚親近亦甚兢懼侍立則黎明夾香案二府奏事諫官御史上殿輪對朝辭班絕又升殿立俟駕興迺趨出余時已六十五頭目眩暈腰脚頑痺常恐顛仆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尤窘者衰暮荒落旃厦顧問奉對空踈遇院吏以詞頭至含毫搔首思索一字如汲冢并當此之際念欲掛冠還笏為一不識字老農而不可得今蒙寬息放歸田里睡至日高天五

坐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書不觀焚筆硯
不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回之且拜且
立且備顧門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哉夫前之
使余進為者木之屬也君所謂福余所謂災也後之
使余退閑者字之屬也君所為災余所謂福也昔韓
子推日辰歎斗牛之不神惟箕箒揚而不已韓子之
尤箕猶葉君之尤字也余謂箕雖能起韓子之謗亦
能揚韓子之善斗牛有神不過為韓子服車箱挹酒
漿而已二者將安擇乎字乎字乎徐行無疾相余退
閑舍勞就佚願言挽留共保終吉詎敢淺心幸君之

出葉君名應祥將游桐城書以為贈

吳歸父詩

頃余為大蓬玉山吳君彥携先君與其先大君子書
稱其詩律清新求余着語余見先君之書矣未見君
家集也就求之君行字無本後四年余屏居田舍君
橐一卷示余讀之累日古体淡泊簡遠有陶阮遺意
律体切近帖妥唐家數中名作也其書高者造極深
者入微一洗詩人寒飢呻吟之態然盡卷惟二十七
首彥泣曰先人名周字歸父擢乙丑第為松陽主簿
卒官下年三十有六遺藁散亡彥長而訪求止尔余

頃見唐任藩集總十詩然字：精鍊歸父二十七首
少乎哉歸父與章泉趙公澗泉韓公同里間接議論
人物高勝無詩猶傳况其詩之可傳歟

林同詩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幾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
趣達者酣豢寵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
律惟寒齋父子不然子真幼于程文尤工然性純孝
寒齋嘗病左右侍湯液至不忍入州應舉嘗赴冒試
自里抵京得詩一卷十之九皆思親之言年未四十
慨然罷舉志尤潔非躬耕不食植梅百株日哦其下

鈔新舊蒙云余一字一句墮落世網獨于古今所謂
仁人志士忠臣孝子每致其倦：昔韓子評歐陽詹
讀其書知其于慈孝最隆答李翊云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以子真所作攷之信然子真素多病室章公
葬福勝距石塘十五里余嘗偕往涉溪陟嶽野風栗
烈余時已六十一坐涼輿無纖扇往還皆然子真暖
箬垂帷不敢出也今又九年聞子真尚怯寒惡風終
歲不越戶限余垂七十亦卧非復前日之後村翁矣
嗟夫造物之所甚靳者富貴也功名也余與子真既
已割棄此念至于筆以老而嚴吟以窮而工是區：

者忍不予界。春益暖，病益愈。當招子真過我，共究其論。子真林氏名，同或問。子真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甚矣哉！寒齋之似野子真之似閑也。

刻楮集

吾家季子刻楮集，僅二百首，然皆超詣短章，稀句賢於他人。鉅篇累韻，其尤高者如岐山鳳曠，代一鳴不常聞也。優鋒曇花，浩劫一開，不數見也。可謂有雅人之高致。極詩家之能事矣。初，余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教。

手鈔口誦，季嗜好與余同。小窗殘燭，講之二十餘年。余坐馳騫妨書課，應酬奪若思，所作徒十倍於季。往往多而不能精，駁而不能醇，豈非余之力分季之功，專優劣所由判歟？愛季者皆惜其未脫白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難。馬文淵白首遠征，病卧壺頭，願為少遊，乘欸段下澤，出入鄉里，而不可得。何次道既貴，勸幼道仕，荅曰：吾弟五之名，何減驃騎？余之仕功名，未及文淵官職，未及次道萬一而一生，蹈患難叢諂，踐愧初心，而辱先訓多矣。季雖家趣其植力高氣宇，全有德有言，自傳於後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

俊也惜其不生於興廉奉孝之世羔雁靡至猿雀與
游尔訂其人品則少游幼道之流也豈以外物動其
浩然哉余所存者止余室祐甲寅他日新集出當為
後序季名克永字子修

竹溪集

始余見竹溪詩而愛之既而又見其未第時所論著
二巨編煨煉攻苦而音節諧電還幅寬余而經緯麗
密歎曰此非場屋 荒如此此又世所未知者因附見
於集序焉竹溪林氏名某字肅翁

徐先輩集

世謂推故事參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揚輩已
然至唐尤甚爾及韓柳出而後天下知有古文然韓
柳能變文字之體制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
取下以此應雖賢豪之士不能自拔吳子華韓致光
之倫是也友人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光
黃文集又纂輯公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刘山甫誌
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 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
孫著作左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於蔡
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卷
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于當時所賴以自見

於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他書皆羽化惟詩賦與儷
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
光並驅矣唐人尤重公賦目為錦鏤堆日本諸國至
以金書人生幾阿御溝水斬蛇劍等篇于屏障初策
名過汴朱温欲辟公諷使改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之
語公不改而去或者乃謂公再試于汴以此賦魁多
士按公元年乾寧登第越四年歸闕又十年温始篡
唐未篡汴無放榜之事既歸公無至汴之理或者之
言謬矣張丞相濟賢記公醉犯温諱憂不測作游大
梁賦以獻温大喜字酬一縑使軍士皆誦之當時卿

相多由汴以進公獨舍汴而歸蕭然於草堂之下釣
磯之上以終其身始不改賦者不樂客兔園也去而
獻賦者詭辭也脫虎口也否則斃温手矣集中惟一
眼胡奴之作削而不取其惡梁如此方唐之亡也士
大夫貴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
而自守者惟公與羅隱：依錢氏公依王氏猶子美
客劍南之意也公昔交長安貴人甚多晚惟與二公
及隱有倡酬致光後避地入閩隱近在浙表聖遠居
西華而公惓惓不忘其忠唐如此嗚呼亡唐者豈朱
三之罪哉蓋崔氏柳氏楊氏皆唐大族累世卿相而

緇即挾溫叔天子遷洛瓌為賣國牙郎涉手根傳國
寶援溫表聖致光皆疎遠乃高蹈而去不踐二姓之
廷難也公與羅生一前進士一布衣朝不坐宴不與
而老死不在受禪碑中又難也前輩止呼公為徐先
輩徐正字而王氏辟奏官職並不稱得其實矣端衡
以詞藝薦於卿庶幾無忝爾祖者

送謝旰

余少嗜章句格卑調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為然
江湖社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田里載費
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門一日建士謝君袖二

編過其間有韻者切近而簡遠可企任藩項斯無韻
者幽深而峻潔欲與孫樵陸龜蒙相上下因嘆君以
如此之才而世乃未有知者余獨知之願閑退無氣
力不足為人軒輊蓋詩至唐尤盛人主以此拔士得
戴叔倫韓翃之流焉主司以此取士得錢起徐凝之
流焉藩鎮以此取士得李商隱羊士諤之流焉迨至
唐衰錢鏐王審知父子猶能收羅隱徐寅於幕府本
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悉尊寵用事
詩人遇合者少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富致士滿
門類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牋記者朱嘗容一詩人

也君為一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僕飢驅
瘦道之云遠夜闌酒盡相對太息夫窮達有命特未
可料君志氣甚壯歲年未暮安知異日不和薰風之
琴而絃清廟之瑟乎君名旰字照鄰

送葉童子

古人三年通一經是九經幾費三十年也若是其難乎
非誦其詞之難通其義之難通義而又能托之辭者
尤難潮士葉龍瑞之子南六歲應童科果中之不但
一遇目即成誦其下筆屬文若老子場屋然所謂難
而又難者也童子皆退下風矣自昔蚤慧而有終譽

者黃香李泌不一二數終軍劉晏皆有可恨 本朝
惟晏元猷楊文光歸然為名臣如蔡伯旆周孟陽章
碌：無傳豈耄而荒者聰明不及前乎童而習者口
耳不足恃乎抑事業志節有在於記誦文藝之外乎
潮雖南州自趙德吳子野已能自附於韓蘇姓名在
文字之錄者舊之傳今文風幾俾於江浙閩蜀而君
父子出焉道莆訪余田舍余曰君將何之父曰兒挑
試後省寘之上等者紫薇主人訥齋也子曰生我教
我者父也成我者訥齋也訥齋相矣吾將光範門而
候謁焉余曰繇下土而觀上國之光譽髦之選也起

匹夫而見知天子之宰曠世之遇也吾子行矣

後村先生集大全卷之九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七

序

仙谿志

古書有九邱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
於典墳共讀揚雄勅：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
郡三邑仙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
載者少府黃君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
變風土之宜採之舊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據厘為十
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瞻言舊者有列於慶厯歷諫
官有為言黨論相望於元祐黨籍者有與鄒道鄉

同貶者有為乾道名宰相者其他魁彥勝流不可勝
書故其志人物尤詳焉曩余嘗同鄭子敬方字若
至邑西清陳公時年八十餘矣為余三人設醴清談
竟夕多及乾高間事健少年不及也豈其水深土厚
所產皆秀傑歟黃君俾子序其書不獲辭君名岩孫字
景傳溫陵人秩滿臺郡皆以才薦將去為潮州郡文學矣

宋去華集

吾里多名華鉅人南渡以來推二宋焉諱棊字材成
者為思陵侍從事見國史諱藻字去華者為阜陵朝
士位減諸父而與齊名始貢辟雍四上春官

大駕南巡以布衣進干論補官為集尉復以漕薦擢
戊午第 乾道初召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罷歸遂
不復出鄉人尊之曰去華先生然遺書不少概見其
孫鉞忽示家集進論時議各一卷群經滯穗八卷其
論東晉曰不築壇勞師不市駿揖蛙而先立太學之
官行親雩之禮不念中原而厚于豐沛南頓據鼎東
釣者不同心枕戈擊楫者有遺恨激烈於湛庵無垢
矣滯穗蓋晚年精思而作於先儒不苟同亦不苟異
於舊說取其通不取其鑿書成以獻乙覽竟不得以
其說陳之旃屢命也公事兩朝屢賜對奏篇皆不見

集中惟年譜畧記 乾道對語謂江上諸屯祖宗所
無乞用藝祖命李漢超輩守邊郡策令諸戎帥各以
其兵分屯淮郡此大議論也零落殆盡惜哉公諸孫
皆傳家學有擢世利至列卿方伯鉞燈窗以若場屋
頓挫以父任列西班非其志也於公遺文勤之補綴
諸昆有愧色矣余聞公尤長於詩嘗與鄉守倡和守
疑諷己言公父葬寺地朝論不直之時忠定趙公帥
閩折簡招公有歌者後至忠定歌譴之公即席有吟
詩傷宿草侍宴損名花之句忠定笑而止前輩風流
醜籍如此竊意公奏篇詩草尤有可尋訪者鉞之責

也

陳天定漫藁

以近人之作與陳君文卷並觀若梨園胡部方奏曲
忽聞廟瑟焉若丸釜土簋方用事忽陳壘沆焉若短
後衣曼胡纓方馳騁擊刺忽睹儒服焉散語凌潔無
冗長有韻者亦簡淡有義味体近而思古貌稿而神
腴第其品在能言之流其自箴曰以忽加我是謂逆
境以忽加我是謂順境處境之道持敬為主待以兄
弟忽平慙去此理到之言也豈愿夫輩所能道乎然
卷中與當時名公卿酬酢多而興山間林下人往還

少若將借譽於彼者是大不然珠潛劍埋播現光怪
文字在天地間決無泯沒之理夫扶權位以軒輕人
物貴顯者之任也持衡尺以裁量文章非貴顯者之
任也君求諸已足矣矣彼之求哉君名天定

晚覺 藁

近時詩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錘不離唐律少者
二韻或四十字增至五十六字而止前一輩以此擅
名後生歎慕人之有集皆輕清華艷如露蟬之鳴木
杪翡翠之戲苔上非不娛耳而悅目也然視古詩蓋
有等級毋論駮選求一篇可以籍子見岑參高適輩

人難矣雖窮搜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儉刻削之態
惟晚覺翁之作則不然其貫穿融液奪胎換骨不師
一家簡紙襍淡隨物賦形不主一体卷中二韻者四
十字者五十六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也至其大
篇險韻窘狹處運奇巧平易中現光怪如決河蓄而
注強弩持滿而發不極不止非心思筆力為也夫子
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
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翁博極羣
書有易學秋賦危中鵠者屢矣而輒失之逆棄場屋
以琴詩自娛余序此集不惟見翁久幽不改之操遊

後林先生集

見石堂

世無悶之意且為詩家洗寒險刻削之謗翁章氏名
樵字林伯

翁應星樂府

曩余使江左道崇安君袖詩謁余於逆旅余讀而奇
之訪其家世君曰浩堂吾兄也余歎息曰君可為難
為第矣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
長短句三十餘闕寄余其說亭郭堡戍間事如荆卿
之歌漸離之筑也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
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
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有此氣魄君其慕

蘭者歟然長短句當使雪兒轉春鶯革可歌方是本
色范蜀公晚喜柳詞以為善形容太平伊川見小晏
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之句笑曰鬼語
也噫此老先生亦憐才耶余謂君當參取柳晏諸人
以和其声不但詞進而君亦自此官達矣

唐絕句續選

余嘗選唐絕句詩既板行于莆于建于杭後十餘年
覺前選太嚴而名作多所遺落或傲余曰子徒知病
野處之詳而不知議者病後村之畧也余曰謹受教
乃彙諸家五七六言各再取百首名續選四五言僅

得七十首以六言三十首足言蓋六言尤難二柳子
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石丞皇甫補闕所作絕
妙今學古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余始不
亦可乎前選未收李杜今併屋二公印證宝祐丙辰
秋後村翁序

本朝絕句續選

本朝詩尤于唐使野處公編本朝絕句殆不止萬首
詩愈盛選愈嚴遺落愈多後世愈有遺恨矣此本朝
續選之所為作也起建隆迄宣靖得詩如唐續選之
數或曰比唐風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許之矣六言如

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
之後有深于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宝祐丙辰露節後
村翁序

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交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江
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冲朱新仲
希貢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
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數內放翁自有萬詩稍後如項
平父李秀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佔畢於
燈窗鳴號於江湖約而在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

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續選如東都之數惟五言僅六十而六言加十馬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上得三十餘篇余于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既而又以中興七言拾遺百篇附卷末空祐丙辰日南至後村翁序

教海要津

達本哀輯是書允前代釋子通儒書者華人談佛學者千百載間紀述賦詠網羅畧盡以余觀之如蕭氏父子區區因果隋唐諸帝諄諄緣葉南朝而下士人則又以其流連光景嘲弄風月之技施之內典

淨秀行狀之類非特迂誕抑且以述為覺雖其間大浮圖支道道安玄裝革橫說豎說極其辨博至義隨處非不免援儒書以暢其意求其言簡而詣空而寔卓然了此一大事未有及慧求者本自名其書曰教海要津夫望之渺然無邊際者海也可瞬息達彼岸者筏也祖師密授元無一字注脚卷中如沈謝徐庾江摠任昉諸人縱說到天花亂墜究其歸宿皆流浪生死海中欲濟而無筏者也是惡知津乎然近世儒釋於本色書率未過日本釋也兩下簡冊涉獵一匝亦足以愧空空之鄙夫矣余聞本將放此義例取

後村先生全集

則石堂

建隆以來談禪文 彙為續編因勉之曰昔者嘗究
熙陵阜陵聖製一二真得西來意者大臣如張無盡
力量雄可奴視房融裴休名儒如陸龜山楊慈湖見
慶高非李習之柳子厚所及大浮圖如兜率悅芙蓉
楷徑山杲拙庵光氣魄大有一句捧不起者有一喝
使人三日聾者若能著眼勘辨一一拈出豈不快哉
它日書成余又當為汝下一轉語

趙庭原詩

古者藝必有師 必有傳人師之所在其傳必廣王
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

其來尚矣惟學亦然屈原楚人也故騷盛於楚浮丘
伯轅固齊人中公魯人也故詩學盛於齊魯卿雲蜀
人也故詞賦盛蜀上饒郡為過江文獻所聚南澗方
齊之文稼軒之詞皆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
號為大家數然世之所以共尊翊二公帖然無異論
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唾涕榮利老死閑退稿而
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民之風雖無詩
亦傳况其詩自妙絕一世乎趙君逢原示余江村摘
藁古体深得韋柳遺意律体不 姚賈一字掃世間浮
淺之習為事外清遠之言嗚呼韓趙遠矣君稍後出

後村先生全集 卷九十七

易見堂

而尋研所得造詣所及迺與向來嘗警歎經指授者
無異可謂二師傳人矣昔南唐趙公題章泉梅詩云
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怜世上癡兒
女滿口梅花欲効顰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余請
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逢原名崇棟雲富春秋擢儒
科通朝籍蓋進而未止者

葉朝瑞詩

達士葉應祥携其宗人葉朝瑞詩卷求余著語閱其
詩多佳處然自号曰靜默則余所未諭自昔詩人高
者仰天攀皇深者入海求珠如蜂之採珠之織擾擾

終日如之何而可靜也如蜩蟬如螻蝻如
吐達暘如之何可默也余束髮有吟癖既耄知此二
病能残余生害余性遂割弃不為然後百骸少寧七
竅免鑿蓋曰靜曰默老者之事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司空表聖嘗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
吾方將以風月乞汝又惡得靜而默乎

蕭居士書華嚴經

前賢多自礼道釋書王右軍有黃庭經歐虞有多心
經歐又有陀羅尼呪然此經呪皆簡短惟柳書金剛
經字差多尔吾里大善知識蕭居士宗永手寫華嚴

經八十一卷是經十萬言在大藏中尤浩錄部帙幾
半通鑑溫公謂士大夫閱通鑑終編者少余謂今僧
家于華嚴亦然頃見灵石主僧祖日手抄本小字端
謹如雕刻然日公時方少壯既老不復能矣今居士
以九十之年能之使日公及見當合掌讚歎况俗人
乎余二十七八歲時嘗讀是經且筆其至言妙義于
簡今追思之了不省記作字不能五七行則手戰嗟
夫余小居士十七歲而哀健之判如此豈特松栢蒲
柳異槩而然歟里人言居士處世如馬少游不入城
如龐德公身享上壽子亦白首孫社發知名大學無

以舍法解褐吳椿丹桂萃於一門積善之報也

宋希仁詩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
吾為選也吾為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
改氣質而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
謂詩之体格有古律之變久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
詩有蕪拙于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歎與同志切
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晚見朱君
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以知四灵之端而欲
合諸家之長其成婦詞云君去無還期妾思無已時

軍中無女子誰為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危夫死賢
王園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云隘
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杪
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
僧云漂泊知何處艱難亦到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雁
蟄後稍無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
然發于情性蓋四靈扶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
不辨其為選為唐要是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經
曹戴二老評量矣子言非贅歟余曰詩有大小序相
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雖不敢望孔門高弟

豈不自附於洪儒乎君名慶之

宋希仁四六

作四六如掄衆材而造宮棟梁椽桶用違其材拙匠
也如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苦各執其味族庖也鍊
字如鑄金一分銖未化非良冶也成章如織素一絳
緯不審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
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鼓不前反為故事所使矣
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叔寶之壻彥輔否則目一
眇支偏枯反為全句所累矣余閱近人所作數十百
家新者崖異熟者腐陳淡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

後村先生大全集

見石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

易見堂

相清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為四六之病惟宋君希仁
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
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
余亦老矣昔乖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紙筆之贈公
曰驅我入關處去耶余乏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
知君他日之必入關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全
卦錢

聽蛙詩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首有放開
隻眼饒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

篇險韻余始悟前編如壺邱子以杜德機示李咸如
韓退之匿魔幢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
盡也近時小家教不過點對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
情閨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邊幅窘萬人
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卷融化為詩於古今治亂南北
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褒
斧焉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藜藿而任肉食之憂
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為何人惟止友王卿實
之尤敬重自寔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夫鯤鯨吞吸
與鼠殊量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寔之於九泉

而與翁遊哉

通鑑記纂

外舅王融林公博極羣書而反之以約辨難衆甫而對人若訥不能言其厭麈節而徑歸卻弓旌而堅卧也年事向高矣余歲一詣公至必留久者或數月無一飯不相陪夕輒延入卧內飲數行余退解衣斡睡公方篝燈開卷且讀且抄徃徃聞鷄未已公為人深厚余不敢叩讀且抄何書也公歿寒齋兄弟始出通鑑記纂三大帙手澤粲然薄紙密行字如蠶種類場屋懷挾之為於涑水一部書攷訂甚精簡切處

如范唐通鑑詳備處如袁氏紀事本末抑揚予奪處如胡氏管見偶遺忘處明日復以片紙附益之凡前人言行有適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千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會萃衆說敵以己意温公才德之辨極嚴至公乃曰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濟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說粹於温公矣三大帙者余三十年前尚能讀今益老昏睛眇携就簷繡閱移晷始竟一章於是寒齋墓木已拱二子曰同曰合抱其書注謂余曰大父遠矣序以累公昔向秀註南華身役子幼書為郭象所竊公節高而言立又有

子如同合此書無余序猶傳亦決非郭象輩能為寒
齋孫竊也

詩境集

昔之評天者曰天以氣為主又曰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皆宜本朝評坡文者象矣往稱其
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
乃克為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畫城公之平生矣故
詩境方公時語出驚人為誠齋放齋所以和稼軒所
居壘樓大公暗之有何處卧元龍之句時樂軒章豪
一世公以偏師劇壘初筮有南海百詠權 桃虜南

吠公丞蕭山未三十以選使軍前議和垂成矣虜有
所邀索皆峻拒而虜怒及命乞國書免繫平章御佞
詰其故公以虜求首謀對而 怒論公清江有南冠

萃藁牧詔道兩州有曲江九疑藁歷廣西憲漕淮東

牧有 州有桂林淮南諸藁坐議邊事與當國不合漕

免歸益大肆於翰墨歸六年而卒得年四十六爾後

四十年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藁為十三卷別

刊使虜語錄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

公素相親狎公於書一日十行詩文操簡立成而宮

羽協諧經緯麗密若素思而得者事天如山象相顧

夫也著公神閑意定起而應之其條世務畫軍冊它人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公片語而決余久萎情不能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為集中無韻之作言之短長也有韻之作巖之高者下者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水不二四六南豐不能詩公何以能集衆而擅一家哉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為之本歟長此集名為大全然送余赴廣西幕五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今逸此篇它逸詩尚多四六多驚策亦不載明府其訪求而補綴焉

楊彥侯集

古作者皆自其文傳不託人以傳也托人以傳者必其人之文與我相上下如劉之序柳蘇之序歐然後無媿若趙得之序韓殆似以蓬撞鐘蠡測海矣清漳楊公彥侯乾淳耆舊文既高雅而序之者皆當世名卿相余不能悉既追念少小受學於故諫議忠簡傳公：不妄語不溢美其評公之文曰典寔渾厚又曰雖或汪洋閎肆其歸無一字之不定余以忠簡之評致楊公之文信然昔河汾王氏論歷代文士十有六人畧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謝莊王融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

誕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惔詭人也其文虛曰冶曰
碎則不渾厚矣曰誕曰虛則不曲曰捷曰傲曰寔矣此
河汾氏所以退沈謝輩而進荀悅陸機忠簡公所以
厭近作而深嘉屢嘆於楊公之交乎楊公與東漢高
公彥先同時高輩行稍先與公倡和尚書顏公幾聖
諸賢皆從公游其師友淵源此公汝南子孫多衆賢
求余文者魯孫新懷安丞思謙

茶山誠齋詩選

余既以呂紫微附宗派之後或曰派詩止此乎余曰
非也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此之

祥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
濟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捧喝出尤極捷矣
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初陸放翁學於後茶山而青
於藍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警句往往似之湯季
庸評陸楊二公詩謂誠齋得於天者不可及

嘉禾縣圖經

古書有九邱序書者曰邱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
生皆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
除九邱是倚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
官職方氏所掌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蓄悉圖

而辨之則猶邱聚之義後世圖經本此雙溪建巖邑
山明水秀茶筍妙天下南渡後名臣鉅儒接踵奮興
是邑殆如魯之洙泗吾宋之閩洛文物大備唯縣
志無所考非闕典歟曩余為宰于斯得劉溪翁圖經
手藁甚詳密欲纂輯不果後見建安新志多採于溪
翁蓋郡人知有溪翁之書而邑人反不知豈非余
之愧哉其後邑趨於壞金華趙君與膺寔未幾而僵
者槁蠹者飾余南歸假及於縣道士民舉長官不容
口他人漱精力應酬簿書期會不給君乃有余暇及
於縣志請余序之噫當余之時力猶可為而余不克

為君承不可為之後而談笑為之得無重余之愧哉
然邑之城郭都鄙土風物產遠則故老之記聞近則
縣名之更改與夫名公鉅儒之言行大家世族之原
委聞卷瞭然矣初君之先大君子諱希伋嘗縮銅墨
清而剛有千百年之思去三年而余繼之余去三紀
而君繼之回思拙政前不及君先君子後不及君因
序此書聊識余愧溪翁名某字叔通

信庵詩

叔孫穆叔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信斯言
也是云有功德者無待於立言歟嗚呼賡喜起之歌

後村先生大全集

澶州之策宗社大計也顧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
詩與孔氏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于穆叔之言矣
公門下客如宋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達三千
里命某以集序豈非以其愚憇有公論老退無諛辭
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八

序

刻楮集後序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意季
之詩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
尋小窗殘燭之盟矣行至鐔津得季凶問慟絕幾墜
地下入門六親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思之
地書去架塵滿几觸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姪佑
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季手料簡者是為後集夫
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多詠諸老如老儒老

道老僧老士之類余亦效顰以季所作觀之其過余
遠甚使更假之年吾未見其止也悲夫人琴俱亡之
痛終而已矣

辛稼軒集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率陷沒殊域與草木
俱腐雖以王景畧之才不免有失身符氏之愧建
炎苟方畫淮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北方驍勇
自拔而歸如李侯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
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為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
英偉礪落乾道紹熙奏篇及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

公九議筆勢浩蕩智畧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其策
元顛氏之禍論請絕歲幣皆驗於數十年之後符離
之役舉一世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未捷亦
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顯有大忠將精銳三萬出
山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為前鋒其論
與君尹少稷王瞻叔諸人絕異烏虜以孝皇之神
武及公感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
豈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機會一差至于開禧則向之
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
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以前輩謂有井水處皆倡柳

詞余謂耆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無大聲
 鞞踏小聲鏗鉤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
 所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
 誦公嗣子故京西憲欲以序見屬未遣書而卒其
 子肅具言先志恨余衰德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
 述其梗概如此

平湖集

景定庚申上既躬攬權綱去凶舉相凡為前揆媚忌
 擯遠者以次號召於是平湖陳公以外府丞起家俄
 擢中秘書余亦牽聯同升史事稍暇公出所論着十

餘帙使余評之會公進司言青謁見有時論質歸疎
 余亦苦書詔填委久不克為及告老而去公責前諾
 余歸始紬繹公衆作而嘆息曰本朝五星聚奎文治
 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
 謂崑體威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
 字壞歐葉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
 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開輩所長
 伊洛若欠葉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恐黃
 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公之文多萬言少千字出入
 經史貫通倫類標簡立就初不經思雖踏壁冥搜者

不能逮及其研理學衍師說章分句析千條萬緒會
歸于一雖立雪飽參者有愧色至于表牋啓記序銘
跋古律詩彙分臚列臺閣之文溫潤金石之作古雅
有似汪棊者有似蘇曾者有似騷選者有似唐風者
可謂無崑體偏而得洛學之全矣公尤長於論 諫
前後彙百疏每奏一篇上輒稱善雖彈責臣繩左戚
皆和顏容受不以為忤其言貪吏勢家詳徒黠胥之
害民也六曹請托之撓法也秋苗折納之剝下也訟
未結絕部符改送之為姦也盜鑄偽造之蠹錢楮也
玉音宣諭宰輔每日陳某所奏切當宜痛革必盡公

素講密所言尤切至者往：焚藁世莫得而知行惟
堯言播告中外至四至五如揭日月有目咸知烏乎
聖人之言經也腐生諛儒何所容喙顧嘗待罪詞臣
矣史官矣覩明主之好文賞諫喜故人之得君行道
茲獲以鄙朴之詞序鉅麗之作不亦操觚弄翰之快
乎

曹東剛集

故待制文恭東剛曹公歿余得其奏疏講義進故事
申省狀雜著古律詩若干卷於其長子延平通守怡
老請余序之是歲余召通守亦進列于朝每見請益

力余詞頭山積為解俄而以出牧于莆余既告老執
 民禮事地主且懷公曩過發笥溫故而竊歎曰斯文
 豈待序而傳者蓋公當寶紹間登畿十年不為當國
 所知上因輪對默察其忠玉音每記其名氏端平改
 瑟首擢為浙西常平使者陸辭一疏言論慷慨建臺
 累牘念慮懔懔不曰外臣而有遐心移憲浙東召拜
 諫省首事言至于誤至於悔雖欲起而抹之其動
 搖根本流毒生靈多矣况至于再誤耶又言前日之
 誤在於戰此既往不可追之悔今日之誤在於和尚
 可乘其機而轉移當喬鄭去留群情觀望之際而公

之論其平如此上召某執政公言其人有主和之名
 奈何召之以戰公議上密令潛邸舊人奏事公乞且
 試之外庸又言適日除授往片紙中出不謀之公
 議近習日進大臣不參倖門日開臣之恐大厦傾而
 漏舟覆矣他論建寢廣遷起居郎權禮部侍郎皆不
 拜免牘云以史官則不居以從官則居之是臣自
 其彈文矣謁告累月上知不可留以集撰師閔節麾
 所至條陳民瘼減否吏治麤言細語皆有義味詩直
 公餘事爾他人為之有欲嘔出心肝者有斷數髭而
 成五字者公古風調澆流麗得元白之意律體精切

帖安拍姚賈之肩非若小家數然余嘗接公議論魁然厚重長者與人處油然與之皆若無所異同者及在人主前辨忠邪決去就則義形於色不可屈指自閩還里召不復出其諫書他日當與杜相範唐鄉璘並傳永嘉多詩人余及識紫芝靈舒公集中亦有與舒往還者因併記之而奉巨編歸之司直使君

林大淵藁

始余見太淵詩驚其超詣然未見其散語也既而稍得其一二雜着尤超詣於詩余晚收召太淵奉閩檄往來淮浙旅食輦下最久雪天雨夕必過余商榷此

事往達旦盡出其過遲藁若干卷余閱它人之作或一聯警策而全篇陳腐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淺惟太淵詩文設的于心發無虛強其藁於腹成不加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隨處然猶未盡見其儼語也別後得其謝薦舉啓壹卷又超詣于散語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鴻慶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太淵所作翦截冗長剗去繁蕪如以鳳膠續斷獮髓滅癩人見其粹美無瑕意脉相貫孰知良工之心苦馬或曰輩行後于太淵者羣立於不風九萬里宜也前於太淵者亦瞠乎若後何耶余曰

聖和學國短期大學
後村先生全集
與碩堂
釣一也有連六鰲者有得寸馨於沮洳者力有強弱也庖一也有解十九牛而刃若新發矧者有月更刀者技有巧拙也安得人人而太淵乎太淵林氏竹溪中書君之冢子名泳

游受齋集

寶慶初元余率達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里第余數至似山堂考德問政謁入必倒屣留語必更僕比余去不得罪於民公之教也公薨二紀余與公仲子尚書郎孝嚴長孫潮牧寺丞義肅會于溪上握手道舊於是公墓木拱矣余既告老寺丞自潮貽書曰大

父隊碑寶齋筆也謚議奉常考功筆也獨遺文若干卷書未序致以累子余疇昔得公片言寸簡皆佩服珍誦毫矣如見斯文大全顧非幸歟余觀前人各言論著然朝銳暮惰者其氣索初今晚謬者其詞餒自漢弘寬唐柳劉皆有此疾嘉定甲申權 焯赫上下以言為諱公為尚書郎獨勸先帝收民心軍心士心反言與其扞格齟齬以起天下不平之論孰若平心定氣以來天下盡忠之言臺疏擊去之出守溫陵不召者五年初安晚鄭丞相容授峽州奇其人羅致漕幕及相端平擢公 卿公列且兼導旨北伐議起附和者

多公入對首進根本之論極言邊民和糴饋餉之苦
 又援南軒張公之言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結
 境內百姓之心以是又不容於朝然鄭丞相素敬公
 畀以郵閫且以書戒親舊曰此公不可犯在郵以法
 從召不拜後累召皆不至終鄭丞相去吳帶集換至
 李丞相始陸次對及告老始進雜學士蓋公自一命
 至三命自弱冠至開九表夷險一致莊老一節故發
 之於文塞下者士稚越石之壯榻前者劉向周堪之
 忠家庭者郎陵太邱之訓郡國者召伯國僑之受里
 社者二疎兩龔之趣他人占一足公何以能包衆

有而備技不全美也豈非積之厚其骨中無毫髮之
 可愧故筆下不繩削而自合歟余嘗數宴人寒生所
 知不遠公家自御史肅公得伊川單傳默齋文清公
 為南軒高第公師祖而女兄百年文獻在焉余少游
 治城讀忠哀揚侯廟碑願北面默齋而不可得其集
 皆能成誦公詩文絕肖默齋合二集雜觀殆不能辨
 於伯氏一言一句終身記之不忘其恭兄有如此者
 徧交諸老尤為後溪劉公所知余昔有文誄公述公
 大節已詳序為文集而作實齋奉常考功所稱道者
 不復出也

宗忠簡遺事

自古夷狄如苗葛昆夷玁狁之類不過蚕食中國小者爭霸足矣至春秋之吳楚猶如蛇豕吞食中國小者爭霸大者問鼎于斯時也非一夷吾出而以身當之舉天下皆左衽矣厥後狄難莫慘於晉之永嘉夷甫勸稱尊茂弘定都江表伯仁對泣新亭而已惟越石士稚出而以身當之越石之言曰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士稚之言曰祖逖不能澄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故能以一殘弊荊州與勒對壘以三千衰隊剪荆棘立府縣使河南盡為晉土余讀

史至此未嘗不嘉其志氣之壯而惜其功業之不遂靖康之遇略如求嘉有張大女真可畏如虎如蛟者有勸河北諸郡清野者有止勤王之師者有秉汗馬牽羊之筆者惟忠定李公忠簡宗公忠獻張公出而以身當之而宗公之事尤難其領開封也粘幹雖去尚屯兵河上都人慄：莫有固志公至旬月軍民接堵拊凋瘵以思馭豪猾以威降胡潰卒望風嚮附而河羣盜百萬號公宗爺願效死力山寨豪傑皆自備糧械聽公調發公因人心奮激尅期北向二十四疏請上回鑾以繫衆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優

詔嘉歎而有陰沮之者公憂鬱瘍生於背諸將問疾
公曰吾固無恙若等能滅讐虜吾死無恨衆皆泣屬
纊猶呼過河者三忠臣義士聞而痛之初虜不敢越
汴而南以公在馬後使杜充代公虜始越汴犯淮
大駕去淮幸浙而中原遂幅裂矣余嘗論之忠定初
相擢公尹京遣傅亮張所使兩河譬之於弈止此兩
着壞局可活矣于是忠定僅七十餘日策免公賈志
以歿忠獻亦不久定于位檜相十九年名臣良將皆
死其手烏乎天也公與汪黃皆霸府舊僚二人方希
世用事公奏記大元帥以近剛正遠柔邪為先若陰

諷之者又顯斥之曰潛善閹人伯彥徽人朝夕贊
下南幸棄河南北京東西淮南陝西七路千百萬生
靈如糞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於賊虜薄於
國家如此二人見之滋怒初大元帥偕王雲出使非
公守磁遮留帳殿幾墮虜計汪黃雖切齒于公而不
能害天子保全之也昔孔明論先漢以親賢臣而隆
後漢以親小人而頽與公正邪之論合古之人有讀
樂毅書而泣者有讀出師表而淚滿襟者余于公奏
篇亦云公始辭呂參政惠卿辟書中忤林靈素黜謫
晚稍見用尹京時已六十九明年而薨世治則不識

真卿之面國難則能抗越石士稚之志使夫子復生
 必有微管之歎矣公遺事行世已久今連帥寶謨王
 公鏐公外孫也稍採摭舊聞以傳益之寶謨公衣綉
 授鉞於閩劾大吏繩巨猾殲逋寇條約清明令行禁
 止有公之風

虞惠求詩

從子勳監滄峽鎮寄詩一軸來曰此虞君惠求所作
 張君崇端所書又曰惠求之子欲余序之余讀之盡
 卷及諸賢跋語詳君生於淳熙己酉歿于寶祐乙卯
 年六十五計平生詩當千篇少亦數百今卷中止有

三十二首乃張君摘書者夫作詩難而觀詩尤難聖
 筆所刪之外它人去取鮮能知作者之意大小序且
 不免譏評况下于此者乎張君謂此三十二首為惠
 求德趣之筆然乎余恐其不止此也近世詩人莫威
 於温台水心否乎葉公倡于温四靈輩和之竹隱徐
 公倡于台和者尤衆惠求其一也余長惠求三歲自
 卅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款接然如惠求者乃未
 之識甚矣余之孤陋寡聞也它日得君全集當別為
 下語惠求名集某子其名某 官張君名輯

閑話緒餘

寒齋之書曰閑話者得慈湖潔齋骨髓惜象山不及見子真接為書曰閑話緒餘余覽之贊歎曰孝子慈孫之言蓋向有歆與無子同鑒有超與無孫同今福勝翁陂二墓之木拱矣而子真之言論風旨一則曰祖德二則曰父訓筆之書至於自規壽藏必前瞻父傍依祖乃愜志世之能言者不必能行子真析理雖極於微妙制行不離乎平實其微妙者可能平實者不可能也或者疑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由儒家者流言之性與天道大也庸言庸行小也下學而上達始士而終聖固有等級是書語

大而畧於語小若以為一蹴可至然乎否耶余曰子真於庸言庸行信之至矣性天非高也語大非夸也余將往而從焉

勿失集

寒齋遺同合雙明珠祝之曰謹勿失墜二子嗣其學各為書同書余序之矣合所著曰勿失集皆過庭付授對床講貫者其間至言妙義非今士意度所及儒中之象山僧中之大慧道家者流之劉高尚也集中四賦二論高簡流麗欲逼唐子西王逢原箴銘序贊切世用者皆中窠臼惟詩談力外者當別論余每謂

寒山子何嘗學為詩而詩之流出于肺腑者數十首一一如巧匠所斲良冶所鑄惟大儒王荆擬其體似之他人效顰不公近傍也荆公素崛強非苟下人者讀寒齋父子詩當作如是觀

李後林詩

曩被命刺袁道旰見侍郎聶公善之論當世詞人感稱後林李公百高詩余願交馬至豐城聞李公居邑之麻原屬迫上日不果迂道求見丙午余被召至廟山有以詩筒至者啓視則李公贈余七言也相期甚遠時公自省闡論事斥不以去魯出晝為戚而以

求友論文為樂因歎前過其里後遇諸塗皆交臂失之見人生會合之難也如此晚忝詞臣寓廨與公友人中秘書歐陽公權同巷然後見公詩大全蓋過江後一大家數也公權請余序之時禁中書詔填委既諾而不果為及告老歸屬疾在目又不果為公權及公以書責前諾及發篋溫習作而曰世緣深者天機淺律體工者古風拙語綺者力輕辭繁者味短世有垂天之翼專車之骨吾未之見也他人作皆然惟後林詩如陽春花卉紅白不以剪綵刻楮為巧如大將於旗鼓堂正不以翹關挾輻為勇清絕者

如揮王謝之塵尾正大者如坐關洛之臯比浩博者如韓杜之南山北征高妙者如陳子昂朱晦翁之感遇
 憑高懷古者逼鳳凰臺黃鶴樓之作登山臨水者挾廬山高赤壁賦之氣傷時惜賢者雖送質肅澹菴之什無以加也學問志節繫焉去就離合見馬詩云乎哉余少亦酷嗜既耄而昏意有欲言辯不能發安得飛車從公劇談抵掌商確此事乎

徐貢士百梅詩

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衆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灑處而求

志者其言高雅余中襲至今晚得清漳江君啓龍東龐徐君用虎既盡屬和且為之義疏詩篇、警策有新意者自為倡首者非也趁韻之作也所謂義疏又援引該洽片辭隻字必穿穴所本往、發余所未知音人服善甚至以競病推敲判工拙有工一字師之語若二君者豈惟予之一字師哉然二君皆老於場屋未脫白龍飛天子游親策于此詩賡載薰風慶雲之歌和過沛橫汾之曲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宜與余爭此冷淡生活也

林子燕

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
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
以來未覩斯闕一唱百和漸有唐風唐初如陳子昂
感寓平挹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大家
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
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數語
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
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復
為言苦吟過于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靜
學林君子愚茂陵名執政之孫有詩名而不肯表暴
有吏能而深自晦匿居西湖北三十年嘗倅吳去非
其罪歸北山不復出余敬其人得其詩若干首皆五
言也無郊島之難深而有元白之曠達惜湖山寂寞
不及與四靈上下其論予耄且盲醫禁 思索友觀
勸靜默於君詩不能屬和姑錄而藏之

二林詩後

子真詩如靈芝醴泉天地精英之氣融結而成如德
山趙州機鋒如寒山梵志詩偈不涉秀才家筆墨蹊
徑非頂門上具一隻眼未易觀

二十年前見子常詩警句的對大率如唐大家數之

作余有吐：逼人之嘆今得其近製其間出寄連智
殆欲求工于古人者余益嘆君進未止豈余老古雖
如新戒縛律君大自在如散聖安禪因書其後以求
商榷

送林太淵赴安溪

余友安明府林君太淵將縮銅墨乞言於余且援龍
泉送劉茂實宰奉新序曰必如此然後與龍泉方駕
予愧謝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龍泉未意欲上之人去
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歛不以所難責吏
又欲長民者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真不刊

之名言也至于論選人至改官格法及士大夫有視
邑如鑊灘如者其文千變萬態雖荀卿莊周無以加
君迫上日余遇耄期臨別無新意以激發吾友而古
事又太淵之所厭聽雙溪余舊封男處也貴寤如朱
如游如後山五夫史劉皆昂貴余如至或不順吾令
余不責久之邑人察余無他益相親狎有隱瘼或
旱淹當減放必余告舊煩于訟暮年日僅數紙或無
訟吏不賸飢多遁去郡胥或問邑駟何以久無翻訴
駟白宰所剖決農夫皆能傳詞士大夫或傳寫以教
子弟比再暮及垂滿民恐余去室人疾華民守縣門

為佛老事以祈福後余被召造朝或擁麾節來往去
邑近或十年遠或三紀而其人間余至雖窮山窮谷
戴白之老爭持幡花迎饒余晚遭陟屺父老相率百
餘人至蒲唁問雖余子弟過其境亦候問不絕前日
鼎貴諸老皆已仙去其存者非子則孫亦皆通顯往
往出其上世手澤或誦余舊詩文敘執之敬溪上風
俗之厚豈非紫陽翁教化之所濡染與余未嘗至安
溪然及接鄉先輩復齋陳公緒後五十年繼之者曰
菊窩李侯去七年而太淵繼之歷年如此其久閱人
如此其多甘棠之思希闊如此然則謂邑難治而俗

薄不可返古者豈其然歟太淵以文詞擅雄名嘗為
今師垣辨章魏公所知薄速化而甘頡入太淵嗜好
豈與世相反哉是行也使偃室聞絃歌之聲翹館有
部注之容不亦昭代之盛舉乎余既為太淵喜又為
邑人賀也君名泳寶祐癸丑進士竹溪中書名之冢
子太淵其字也別號方寮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九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
年間貴顯畧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
從事廣西經畧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
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
皆狀貌魁傑及有它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
今黃君以廣東尉擒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攜功
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又非

有它諤巧其所以能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得功名余以怯失機會故題此之末以識余愧

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為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為禪猶禪之不可為詩也何君合二為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真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闊遠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色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庭珪潘谷耶雖然明窗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為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翁當亦拊掌一笑

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孚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徃徃曾筍衣粥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曾

粥客亦辭去惟與應叟一二人留其門悲夫尚忍言之應叟歸道城南行西涼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為洒西浦乎若英處

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暘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為清望官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余錢且暴死既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為二府某人當為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

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脰長而腰聳面瘠而下銳望之如鸛鶴余雖不曉風鑑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真語載古帝王聖賢多為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仙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仙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慷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辨哉余以真語之言推之天道惡殺

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
不可况欲仙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置涉宣勞
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三書皆通世
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
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仙也君愿舉某事某事皆談
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
及與君抵掌論兵頗有武安君問語楚臺叛寇又欲
盡僂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
於兵法而離於仙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
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

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僂山東
人然後大樂可成三書可傳矣

姚鍊縣尉文集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
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斷華返質一字
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它人千篇百首
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
年挾老氣為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
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之於歐王翡翠
鯨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

統全矣

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余談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
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
以幸中也未甚奇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大快
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
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簡
歷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真仁夫詩卷

右以王官采詩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

矣漢魏以來音調體製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
者必同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
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真君
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
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為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
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
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
申公仁夫勉乎哉

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

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余同在軍中生
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台命請祠余
亦求監獄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
持節使一路于是勉齋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為縣因
葉君雲史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
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既
歿篤守師統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
人中惟雲史一二人耳然則雲史尤可重也

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君

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淡平
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
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
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過母

真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余者嘗登母之堂忝為令
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
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

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犬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恠兩鳥各捉
一處囚可不懼哉

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事也弓旌所至巖穴
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
不為差事

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

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楊
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晚
唐詩猶歐陽之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苟於
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晦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
矣竊意公晦所謂冲淡淳古之趣穎叔所謂和樂之
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為余訪焉
輝上人携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
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囿乎方之內
而能遊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輝之彈琴有履

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游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傑過人矣

東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即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弟子非不足於德者余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著切磋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賦詩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五回曾鞏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為今之士應今之科目蓋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予言延陵吳若鳳既歿父母寢苦不
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歿之夕哀號而於菟避
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
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
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
未嘗新人之知而國家之于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
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
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退閑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為
吳君重也姑書之於孝子傳之後

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
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
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未嘗癯也不可過峻也過峻則立乎獨德不孤必
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
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
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場
屋故其論卑它日呈似西山必發一笑

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邗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

信乎人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回也蘇
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請
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
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
死小人負邱山之罪而君子愛憐猶欲其生此君子
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
中尤豪傑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
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猶惡於海
康者又可悲也

西山贈日者郭公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
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
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
貧堯傑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
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而不獨技進而道亦進
藝成而德亦成矣

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祈公廢二人皆為婦
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
帖尾託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藪

東坡與歐陽棊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
 孫兩內相也叔此時豈預知季定輩將鞫詩案乎昔
 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
 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望
 不敢往返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為之
 太息

米元章焦山銘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
 遊八極眼空四海

閩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
 以長樂府印四字為文而其末乃自稱國王其洩漏
 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
 公為丞相長史以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
 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千安公笑曰古今
 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
 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東坡墨蹟

王右丞携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以李端叔詩卷至

王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先竟以不
才明主棄之向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
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楊補之墨梅

子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直輩箋註幾陷罪咎後
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
小兒觀儻又愛又怕子於梅花亦然

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淡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
為稱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子之

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喜畫也

趙大年小景

大年習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族親 宮中終
日騎木馬放鵝鷓者所能為哉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
朱公拔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文也
按是時是群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
可以杜外邪眾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
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

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
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
輩所笑哉

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顏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
丹青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
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
衰繡蟬冕為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 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 靖康皇帝之英嚴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

奮發卧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拯中原之蕩覆豈
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乃今守緒自焚完顏無種在
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 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
議者非出 聖意也烏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詩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
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
豈惟學唐殆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

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壯角後二十余年益衰並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賈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飄動吟歸雪硯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艸深皆鍛鍊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

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余方有公事而君之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仲弟詩

昔板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稿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無競弟手作千詩而好之未幾繹其言咀其味以質

勝綺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往無蹊徑可尋不
繩削而自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
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而不勝其偶馬有百戰
百勝焉同射也而不至於彀焉有百發百中焉余日
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彀也久矣弟其益勉之使
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
下之射惟羿愈已余雖憊甚其憑軾寓目鼓旗助躁
不亦平生之一快哉

單父趙氏事實 為趙小坡而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

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
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
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
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
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
也能濟美也却鑒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皋
以德輿著甄濟以逢顯暮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
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
大節不以它美歟傳曰歿而不休趙氏之先正有焉
詩曰是以似之趙氏之後裔有焉

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
余為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州始見所謂
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
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為友竊意梅
之為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為浼已
也余與德潤方為逐客而范君尚諄諄求余語不已
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為友者耶

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

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
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
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嶽祠
未兩考得詩三百非必技進身閑而功專爾復起
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積蓄於腹者愈多然已
避謗持戒余十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盡
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
益急子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
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
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

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者歟

黃慥文卷

始余為王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為卿暇日為余
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羣碎動中
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羣縣鎮守戎小官書
疏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為寶性
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後聲滿于坤維後余攝吏
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
無異余友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
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

哉如大賈居貨無倉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
備閑放鉅麗苟出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於公具
封放之流當退避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其
真惟魏游二公之言最有可信

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絕天
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烟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
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
刑政之大鳥獸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
於君小弁於親惓惓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為梅

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之盛焉烏得為是往而不返者哉他日寄我以續集當別為君下語

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助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温李諸人困于掃捨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襲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

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闕坡公咸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常留半被待君竟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二李易說

李君昆仲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科舉之累廼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人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
傳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閱此書他日
朝廷命有司給筆禮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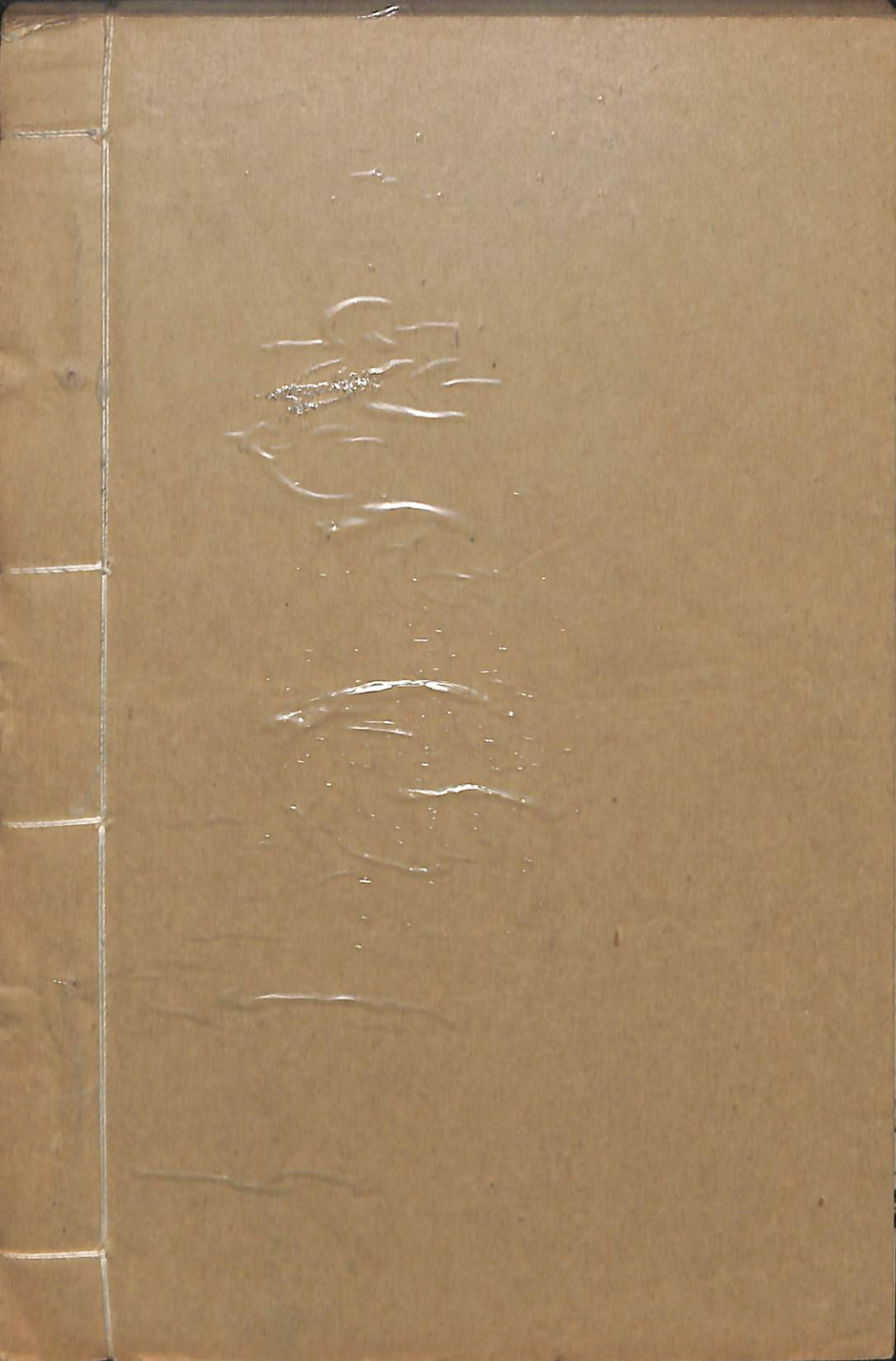
第 85429 号
平成 3. 11. 9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24



校刊先生大正九年九月十九日

号	428	第
SP. 11. 8	第	平
	第	望
	大	國
	漢	書

秀



928
1
25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五